

廈門話、馬來話互借詞匯探索

張楚浩

馬來語是奧斯特羅尼西亞語系 (Ostronesion Family) 中的一大主流，分佈在廣闊的東南亞地區；和以孤立、單音節為語言本質的漢語相比，馬來語具有以下三項特點：(一)以雙音節為主的多音節詞佔優勢，音高沒有表義功能，「boleh」(能夠)的「bo」和「leh」不論音高如此，意義始終不變。(二)構形形態、構詞形態豐富，除前綴九個，中綴三個，後綴七個之外，詞基可以重疊，如：ke + henda → kehenda, gigi + er → gerigi, ajair + an → ajaran, tiap + tiap → tiaptiap。(三)定語後置，如：Perjabat Pos besar (總郵政局)是由「局」+「郵政」+「總」組成。

在新加坡，以廈門話為主的華族方言¹能夠和馬來話在範圍廣泛的詞匯土壤裏互相積澱外來詞而形成了一截色彩斑斕的斷層，得歸源於歷史的偶然；偶然之一是十八、九世紀西洋勢力向東擴展的結果，偶然之二則和中國在此段歷史階段的動蕩局勢相關。

回顧歷史，一八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當大不列顛帝國駐明古連殖民副總督萊佛士爵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陸時，河岸兩旁大約只有一百五十多人落戶而居，其中居始馬來人 (orang laut) 約一百二十人，主要職業為補魚；華人則約有三十人，以種植甘蜜、胡椒為主²。稍後，英國人從荷蘭人手中取得對新加坡的控制權後，為了使她發展成東南亞的貿易中心，靈活地落實了開放性的移民政策，直至英國人離開新加坡前夕。在移民政策刺激之下，鄰近地區的印度人、馬來人以及華人便延綿不絕，紛紛前來。另一方面，如果說印度人以及包括印尼羣島、馬來半島的馬來人前來安居落戶是被移民政策所吸引；那麼，具有濃厚鄉土觀念的華人「過蕃」到此卻含有迫於無奈的背景，尤以第一代移民為然。由於自十九世紀末直至本世紀五十年代，積弱不堪的神州大陸經歷了多年的內亂外禍之後，瀕海省份以閩粵兩地為主的草根階層不得不離鄉背井，向外尋求生存之道；而南洋羣島因居地理之便，自然成為這些越海而來的拓荒者的主要立足點。

基於以上因素，新加坡自開埠以後，居民不斷迅速增加，其中尤以華族人口的增長最為顯著。一八三〇年開始，華人數目第一次超越馬來人³，以後便持續不斷地擴大此優勢，截至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在兩百七十餘萬國人當中，華巫兩大

種族的人口結構分別是：華族 2,146,000 人，佔全人口 77.7%；馬來族 391,200 人，佔 14.1%。⁴

馬來族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土著」，在超過一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馬來文化由於曾經承受過印度、阿拉伯以及西洋文化的激蕩，在詞匯土壤裏積沉了不少上述諸文化中的外來詞⁵；比如「singapura」是個合成詞，它由馬來語本身的「singa」(獅子)和梵語的「pura」(城堡)結合而成；「hadiah」(禮物)、「ghana」(偉大)是阿拉伯語的借詞；而「machan」(樣式)、「roti」(麵包)則分別來自淡米爾語、興地語；此外，「nanas」(鳳梨)、「kuas」(刷子)、「skolah」則從葡萄牙語、荷蘭語以及英語等借入。同樣的，過去一百多年來，華巫兩族在各生活層面犬齒交錯般地往還交際的結果，必然要在反應外語影響最為敏感的詞匯體系中有所留存。由於政治、宗教的因素，馬來語借自上述各語言來源的外來詞基本上是單向吸收，但是她和廈門話之間互借詞匯卻顯露了雙向吸收的痕迹。通過整理這兩個語言互相借自對方的外來詞，可以讓我們更具體地了解兩者間相互影響的縱深度；通過觀察借詞的演變情況，則可以預測語言的發展。以下根據《馬華詞匯的交流》以及《簡明馬華辭典》⁶的引例，以窺探這兩種語言互相影響的情況：

(甲)馬來語裏源自廈門話的外來詞

對於馬來語裏所吸收的源自閩南話的外來詞，梅井提出了：「除了梵語、坦米爾語、阿拉伯語以及波斯語之外，其他被容納在馬來語中的外來詞匯都是特別名詞或特殊的字匯，但馬來語中的華語詞匯卻包括許多日常用字。」

anghun	紅煙	angkong	紙牌
angloh	風爐	angpau	紅包
banji	欄杆	bak	豬肉
bakiak	木屐	bakmi	肉麵
becha	馬車	chak	漆
chengkau	經紀	chengteng	巡察員
chi	錢(單位)	chiau	槳
chinchu	船主	chu	酒
chuak	害怕	chun	寸
chinchai	隨便	ebi	蝦米
engkah	膠	gimpai	金牌
goa	我	hun	分(單位)
joseh	絲綢	kang	缸

kachuak	蟑螂	kongsi	共有
kangsin	奸臣	kamguan	甘願
kongchin	和事佬	kuli	苦力
kuchai	蕤菜	langcha	黃色車
liong	龍	locheng	鐘
lu	你	loki	妓女
longkang	溝渠	loteng	樓頂
mi	麵	mihun	米粉
misoa	麵線	mopeng	麻臉
nyolo	香爐	pakau	紙牌
panglong	板廊	pao	包子
popiah	春卷	sampan	舢舨
samseng	流氓	sengse	中醫
suei	倒霉	tangkueh	冬瓜糖
tanglong	燈籠	taiko	痲瘋
tangeh	豆芽	tauhu	豆腐
taukeh	老闆	teh	茶
tekoh	茶壺	tekong	舵工
tiong	墳地	tim	蒸
toko	洋行	tokong	廟

(乙)廈門話裏源自馬來語的外來詞

對於這類外來詞，梅井的意見是：「在馬來亞和新加坡兩地，無論講印度語或英語，一般上幾乎不參雜馬來語詞匯，充其量只是一些特別名詞或特殊用字，才應用到馬來語詞匯；malayu (巫來由)、sate (沙爹)、durian (榴槿)、ronggeng (弄迎舞) 等等。這就說明了馬來語雖吸收了不少印度語及英語詞匯，當地所流行的英語或印度語卻未聽其自然地吸收一般性的馬來語普通字匯。至於當地的華語，無論是講粵語或閩語多多少少都包含馬來語普通字匯，特別是在馬來亞聯邦內地，情形更見普及；凡是日常的華語會話，馬來語字匯佔著相當的份量。」

(I) 名詞

angmotang ⁷	紅毛丹	archar	酸辣小食
assam	熱帶水果	baba	馬來化男人
balai	警署	bangka	波羅蜜

bau	氣味	batu	石塊
buayak	鱧	chiku	仁心果
chuti	休假	gaji	工資
kampong	鄉村	kapala	工頭
kaseng	陀螺	kaya	椰子醬
kakit	尺	lojak	酸辣雜碎
loti	麵包	longtong	馬來米糕
liulian	榴槿	lui	錢
machian	樣貌	luku	熱帶水果
masak	玩具	mata	警察
misiam	暹羅麵	natok	神祇
palang	巴冷刀	pasak	市集
sabun	肥皂	salah	錯誤
sateh	烤肉串	siasi	證人
tibun	黃瓜	tongkat	手杖
ziambu	水翁		

(II) 代詞

哪兒

(III) 形容詞

autak	差勁	bansat	抵賴
chilaka	倒霉	giek	調皮
gilah	瘋顛	kayu	遲鈍
laku	暢銷	malu	害羞
pangjiang	高	pantang	忌諱
pakeh	有效	patuk	合理
sombong	傲慢	sayang	可惜
suku	愚笨	tahan	容忍

(IV) 動詞

agak
估計
elak
閃避

chiampok	交往	galoh	爭吵
golok	擅取	jiaga	照顧
jiampi	聲明	jiamben	保證
kauyin	結婚	kachiau	騷擾
okong	罰款	pakat	串謀
pengang	燒烤	potong	超越
paliuli	理睬	suka	喜歡
tangkong	擔保	tolong	請求
tompang	載	tiam	安靜
(V)副詞			
balu	剛剛	pun	也
sama	全		
(連詞)			
pasa	因為	tapi	但

外來詞是不同語言在相同空間經過對壘交鋒後的產物，直至六十年代前後那段教育水平偏低、方言盛行的年頭，廈門話伴隨著福建人佔華族社會人口最多的優勢而成爲流傳最廣的方言，因而當華人和馬來人在日常生活各領域廣泛地、深入地往還時，廈門話往往成爲不諳馬來語者的原始交際語，以下三點，可以看出廈門話在促進語言交流上所發揮的作用，也顯示了馬來語對廈門話影響的縱深度。第一，外來詞基於互借有無的原則，進入本族語時通常是以「彼有我無」爲常規，比如反映科技新事物發明的英語詞匯外借到許多語言裏，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綜觀廈門話、馬來語互借詞匯的情況，卻大大遠離了這個常軌；廈門話的一般詞匯，和馬來語中的同義詞匯經過一段時期的互相影響後，出現兩種情況：或保持平分春色、並行不衰的局面，如「bau」與「味素」，「chiampok」與「來往」；或反賓爲主，甚至最終取代原有詞匯，如「kauyin」(結婚)、「suka」(喜歡)、「lui」(錢)、「tapi」(但)……等。第二，外來詞既然集中在反應科技發明上的新事物，通常以名詞的移借最爲常見。當我們審查廈門話裏借自馬來語來源的外來詞時，除了名詞以外，同時包括了爲數不少的動詞和形容詞，如「tompang」(載)、「sumpah」(發誓)、「jiaga」(照顧)、「kachiau」(騷擾)、「laku」(暢銷)、「balu」(新)、「sayang」(可惜)……等；甚至還有借用虛詞的，如「pasa」(因為)、「tapi」(但)、「pun」(也)……等。第三，在通常情況下，外來詞只能停留在本族語的一般詞匯的院落內，其中能夠跨越這個圍籬而昂然步入本族語中基本詞匯殿堂的則有如鳳毛麟角，但是就廈門話中所引進的馬來語來源的外來詞加以觀察，可以看出深深植根於基本詞匯的土壤中的已不在少數，並且幾乎獨佔原有詞匯的

陣地，如「lui」(錢)、「sabun」(肥皂)、「tahan」(耐用)、「loti」(麵包)、「masak」(玩具)、「mata」(警察)、「pasak」(市集)……

以單音節爲主的漢語外加表義的漢字使得這個語文具有靈活性、寬容性的本質特點，反映此項特點的一個側面是廈門話裏所移借的馬來語來源的外來詞遠較馬來語所吸收的爲多。概括地說，這兩種語言主要通過兩種渠道互相引進對方的詞匯以豐富本身的詞匯庫：其一只流傳在口語裏而缺乏書面語支持的「pasar malayu」(巴利馬來話)，其二是本地。峇峇社羣(baba)的「峇峇話」。巴利馬來話即市集馬來話，是華巫兩族爲了生活往還或市井交易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克里奧耳語」，其特點是一方面大量地運用了遷就廈門話語音體系的馬來語詞匯，如：roti(麵包)→loti; duit(錢)→lui，另一方面則以廈門話的句法結構爲主要根據，如：dia ada makan(他有吃)。過去多年來，正是這種廈門話、馬來語都扭曲得相當厲害的中介語，通過華巫兩族的頻繁廣泛的交際，爲彼此的詞匯庫輸入了數量可觀的外來詞。在馬來語對廈門話的影響達到高峯的五十年代，有人嘗試把這類外來詞帶入文學語言裏，例如苗秀先生於一九五七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新加坡屋頂下》就總共出現了以下十九個：卡周(kachau，騷擾)、沙籠(sarong，馬來服裝)、鏰(duit，錢)、痧結(sakit，病)、多隆(tolong，請求)、峇峇(baba，馬來化華族男性)、估俚(kuli，勞工)、馬打厝(balai mata-mata，警察署)、甘榜(kampong，鄉村)、馬占(machan，樣貌)、班藝(pandai，能幹)、拉店(kedai，雜貨店)、娘惹(nyonya，馬來化華族女性)、沙啦(sala，錯誤)、烏公(hukung，罰款)、狄金(tikam，賭運氣)、耶加(jiaga，注意)、巴冷刀(parang，馬來式刀子)、打限房(bilek tahan，拘留所)、縮砂(subat，困難)。使用頻率之高，於此可見端倪。至於「峇峇話」則是指新加坡土生而在生活、語言上已經馬來化的華人(peranakan)的「母語」，「峇峇」作爲華族社會中的「異類」其祖藉以福建人、潮州人爲主，飲食、生活上溶匯了不少馬來文化色彩，語言上則放棄了母語，以馬來語或英語爲第一語言。「峇峇話」比較「pasar malayu」自然更接近純馬來語，但由於本身籍貫的影響，詞匯庫裏還是明顯地保留了不少廈門話的痕影，比如「chinchai」(隨便)、「huesio」(和尚)、「popia」(薄餅)、「tekoh」(茶壺)……「峇峇話」發展至全盛時期，甚至可以用於文學創作，比如曾錦文、袁文成等所翻譯的中國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演義》、《三下南唐》……等，都是明顯的例子。

追源究始，廈門話和馬來語在詞匯上互相衝擊激蕩約始於一八二一年。從廈門港口啓航的商船⁸，它不僅標誌著華人前來開拓新加坡的荊途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也吐露了新加坡華人社會以福建人爲基本架構的先機。經歷了往後一百多年間的物移星換，直至五、六十年代，廈門話一直是華族社會使用面最廣泛的方言，它和馬來語相互間的影響也在此時期達致歷史高峯。近二三十年來，伴隨著教育普及、國民教育水

平提高、政府堅決落實英語、母語兩種語文教育政策以及在華人社會中不遺餘地推廣普通話等的結果，新一代華人中放棄方言而以華語為母語的人數迅速地增加了，下表所示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峇峇階層」也日益萎縮，因而在社交場合上，「異族之間以英語傳達信息，華族之間以華語互通聲氣」的趨勢逐漸改變以往語言、方言都複雜的現象。在此種日益明顯的語言背景下，「市集馬來語」「峇峇話」在溝通華、巫族情意上的歷史角色也將日漸式微，可以斷言，缺乏書面語的支持，這兩種語言中的互借詞匯將不斷減少。

注釋

- 1 把潮州人計算在內，說閩南方言的人口佔華族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 2 見劉前度《華人與新加坡開埠的關係》，載《南洋文摘》第九卷第五期，頁 317-319。
- 3 見《Singapore 1992》頁 11-13。
- 4 同 3。
- 5 見梅井《馬華詞匯的交流》。
- 6 林煥文編，上海書局出版，1969。
- 7 按廈門話發音情況拼音，非馬來語原來發音，下同。
- 8 同 3。